



声光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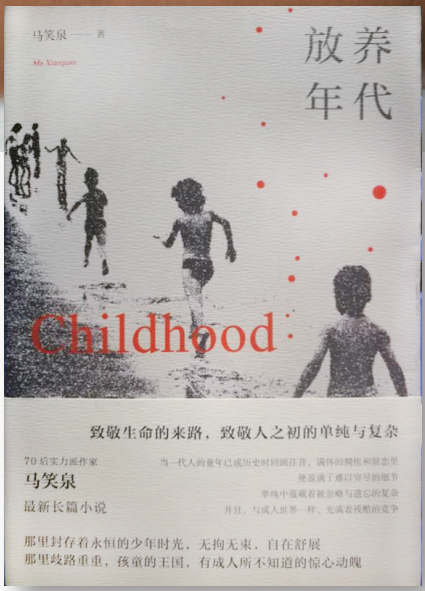
□马笑泉

今年出了本《放养年代》，里面盛放了堪称丰盈的童年体验，但我仍觉意犹未尽。比如，关于过春节，应我的强烈诉求，小说给出了半章的篇幅，这已算慷慨和豪阔了，但还是裁去了许多细节。没办法，小说自有其追求，作者本人也不能对它任意处置。我甚至感觉每部小说都拥有一个小小神灵，性格各异理想有别，每部小说都是在我跟主宰它的小神灵进行既斗争又合作的漫长拉锯战中渐渐显形的。这些被锯掉的细节，用边角余料来称呼它们简直是种侮辱，它们和留下的部分同样珍贵，甚至，更富有别样的意味。

守岁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件并不容易坚持到底的事，因为瞌睡虫会慢慢将他们围困。何况明天还要早起，大人也并不强求他们硬撑下去。但我每次都坚持到了那一刻。那是时序轮换、万象更新的一刻，对于我而言，更具体的意义是为了点燃挂在竹竿上的电光炮，然后迅速挑到门外。深夜12点，整个县城都对好了表，响声大作，天地为之一震。在更大些后，我曾屡次上到外公家的天台，迎接这一时刻。我看到县城无数的角落里都有光芒在弥漫的硝烟中升腾、闪烁，以无比的齐心将深重的夜色炸成碎片。鞭炮声繁促到了极至，多少年后，还在我的耳边和心头跳动。这代表了中国人对生命热闹状态世代代的执着追求，对冷清寂寞的厌弃和恐慌。更尖锐的声响来自冲天炮。当时的人们，哪怕幼小如我，也是习惯了拿在手中点燃，感受到上冲的力量时才放手，望着它呼啸着蹿出，在半空炸响。其实正规安全的燃放方式是插在松软的土中点燃，但如此便享受不了那种略带危险性的刺激。现在每忆及此景，指头便生出冲天炮挣扎而去的触觉，血液也仿佛微微燃烧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大街小巷上，到处可见一些身份

特殊的年轻人以拜年为名，成群出动。这些人头上顶着富有中国特色的称呼：社会青年，其实是介于单位青年和古惑仔之间的一个巨大群体。这个群体堪称80年代生机勃勃野蛮生长的一个象征符号，他们亦正亦邪花样百出的行径赢得了我等小孩的无限崇拜。我曾在春节期间老街迎面碰见一排社会青年，他们统一穿着黑呢子风衣，戴着雪白的围巾，人人手里夹着烟或嘴上叼着烟，迈着几乎整齐统一的步伐，昂首阔步，谈笑风生。站在小摊边捏着盒小鞭炮(盒子长宽略略超过横放的香烟盒，但比香烟盒扁，盒面上印着几朵鲜艳的花，或许是牡丹，或许是芍药；里面小鞭炮裁成一方的，码成两沓，每一方点燃了抛出去，可以响上十几秒；每盒两毛五或是两毛。对于兜里装着几块压岁钱的小孩而言，它的体量和价格无疑都是极合适的)，望着这支迎面而来的队伍，我觉得整条街道的风头都被他们盖过了。这些好汉们膘都没膘我一眼，拐个大弯就远去了，留给我至今难忘的侧影。现在想来，如果他们有条件人人置顶黑呢帽，那就是《上海滩》之县城新版上演。在老街那块区域，我还曾目睹两伙社会青年互相对对方发射冲天炮，场面火爆类似枪战。当然，毕竟不是黑帮火拼，他们的手上是有分寸的，只往身上招呼，绝不射头。饶是如此，这仍让我惊心动魄、目瞪



马笑泉
70后实力作家
马笑泉
最新长篇小说

马笑泉
70后实力作家
马笑泉
最新长篇小说

马笑泉
70后实力作家
马笑泉
最新长篇小说



吃大席

□刘学刚

在农村，坐席是大人做的事。我村流传着一个段子，说是一嗜酒者吃大席数次，不知席上有四喜丸子这道硬菜。四喜丸子鲜咸酥嫩，为喜宴压轴菜，上得晚，待四个圆溜溜油润热腾腾的肉丸端上桌来，那位酒徒早已烂醉如泥，呼呼大睡。

父亲滴酒不沾。人家猜拳行令，开怀畅饮，父亲就像一根木棒戳在那里，手脚怎么摆都不自在。那一年，我考上师范，成了轰动全村的一件大事。恢复高考十多年了，我是第一个，很给父亲长脸。国庆长假，恰逢我的一个堂兄结婚，父亲给我申请了一个出露面的差事：陪酒。我们这里，婚礼俗称喜公事，族人近邻帮喜者多，妇女择菜烧火刷碗，男人挑水购货下请帖，这些人都在备战，他们搞出的气浪声响转化为美酒佳肴香茗，陪酒者是要冲锋陷阵的，要鼓动宾客放开喉咙喝，敞开肚子吃。唐人重酒，宋人重食，我们这里讲究一个食全酒美。

中午，八人一桌，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在土炕的圆桌旁围成一个圈，看上去很圆满。我贴着炕沿站着，以示尊重，倒水斟酒传菜也方便。我们这里以方形饭盒传菜，一盒摆四菜。先上四碟小菜，咸菜丝、萝卜条、茼蒿根、韭菜段，这是看菜，不能吃，是为大菜硬菜做铺垫的。若是嘴巴贱，筷子急，刹不住，便会留下笑柄，某某吃了喜主的看菜，某某笑话喜主的婚宴不如吃菜。乡里人见过大世面的，有风度，待四盘佳肴上桌，酒亦温热，开席，共饮四杯酒。我提议的时候，微微仰着的脸像一朵向日葵那样转着，眼睛里盛满期待。大伙都说好，喜酒嘛，就喝四喜。我其实饮酒无多，可我要尽到礼数，不能让客人挑了礼。喝第一杯酒，我的舌尖先是一麻，略一迟疑，喉咙就有些发呛，咕咚一口，火辣辣的一团下了肚，又直往脑门上撞，全身火烧火燎的，头皮奇怪地发痒，有种出芽吐蕾的感觉。

喝了酒才能动筷子。在喜宴上做客，哪怕是山珍海味，也只能尖起筷子，很淑女地夹一口菜。四六回我认识，长我四五岁，是我叔叔辈儿的人。他小时候像是得了饿痨，什么都往肚里赶，有一次偷玉米吃，给人抓了个现行。他父亲责问偷了几回，他说一回，被踢了一脚，疼得直

咧嘴，他改口两回，又踢他，他说也就四六回吧。喜宴上的他，像是换了一个人，很客气地叫我的大名，问我一些学业上的情况，他吃菜少，说话也不多，但每一句犹如树枝的分杈，总能伸展出一一些崭新的绿意。听说我毕业了就当教师，大家就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看着我，惊羡的目光像一股子酒香，径直喷了过来。这个说改天请一顿给他家小子点拨一下，那个说等孩子长大了就让我给教着。这些话冒着腾腾热气，扑在我脸上，有些发烫有些痒。他们双手捧着酒杯，把脸凑上去，待杯沿挨着嘴唇，头一仰，喝了个杯底朝天，空口无凭，干杯为证，这事就这么定了。

四杯酒喝完，觉得酒不怎么辣了，就是我的脑袋在往大里胀，脖颈子跟着发粗，声音就有些浑厚，而且很抒情：结婚成双成对，喝个四双喜吧。是啊，女人出嫁，好比熟了的豆子从豆荚里蹦了出去，这酒得喝，女方也不容易。酒真是个好东西，互不相识的人酒杯一碰，走一个，就说些掏心窝子的话。我们喝的是家乡酿造的好酒，它有一个可爱的昵称，叫小老虎头，酒瓶上有一幅武松打虎图，酒劲神威降猛虎，武松，那可是有一个喉咙里装得下三山五岳的山东汉子。席间有人问，狗剩怎么没来。狗剩是张叔的小名，狗吃剩下的，命硬，好养活。你说狗剩，那是好男人，那年冬天他老婆生小琴，缺奶水，他灌了半瓶子白酒，像头倔驴一样，钻进冰窟窿里，硬是捞了半桶鲫鱼。小琴是我的小学同学，那个哭鼻子抹眼泪的小女孩如今长大了，高的地方直挺挺，凸的部位溜溜圆，尖的鞋跟比筷子还细。想起小琴，我的腰杆里有一股豪气呼呼啦啦地往上蹿，酒劲上来了。“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我也嵯康一回，那些琼浆绵柔甘冽，流经我的肺腑，奏出美妙的乐曲。

被一股酒劲顶着，我挨个敬酒，这叫打通关，这一圈下来，眼睛就有些发直，脑袋像漂着的水瓢一样，有些摇摇摆摆，身体哧哧啦啦，被酒精灼烧的声音清晰可闻。大家被我的热情感染着，纷纷互敬，酒桌上一时觥筹交错，进入战国时代，这是陪酒者的胜利。我说催催菜，12个大盘就像一条食品流水线，哪盘菜何时亮相，那是有程序的，催能催熟吗？还有四大碗，鸡脯丸，四喜丸子，银耳鸡内汤，蘑菇猪肉炖粉条，碗碗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酒桌上只保留一个大碗，这是有规矩的。我还出去是醒醒酒，抓一块湿毛巾使劲擦脸，出去是醒醒酒，索性浸在水盆里，头一低，酒浆就一涌一涌地往喉头上跑，吐酒伤胃，我赶紧站了起来。礼多人不怪。端菜者多能喝两口，大家看你那么辛苦，敬酒你不吃，彼此都有些尴尬。我对端菜的小叔说，叔啊，替侄子顶一阵吧，我头晕呢。小叔正端着一盘红烧肘子，那浓艳的酱红也加剧着我的头晕，小叔的眼里盛着一些柔和的水色：去西屋躺躺吧。哪行啊，我把腰杆扶直了，全家福我还得喝呢。

那天中午，我把所有的客人送走以后，晃悠悠地回了家。回去多喝水啊，小叔的声音像在云里飘。一觉醒来，天已大黑，我听见母亲在埋怨父亲，还是上学的娃呢。父亲一边关门，一边说：是根棍子，就放在门后边。



□张莉

在福清看榕树

身为北方人，我很喜欢榕树。那多半是因为罗大佑《童年》中有一句歌词叫“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小的时候，我喜欢哼唱，想象什么样的榕树，什么样的知了，以及在哪个池塘边。不断地哼唱和想象，最终榕树之于我变成了美好的存在。

在我的中学校园里，有一棵高大的树，古老挺拔，每到春夏，便开满了红色的绒花，我们都叫它绒花树。在很长时间内，我一直认为它就是罗大佑歌曲中的“榕树”。校园里的绒花很美，夏天开满了淡红色夹杂白色的绒花，合瓣花冠。它的整个树冠是打开的，像个伞一样，中学时代，我常常跑到这棵树下，尤其是在它开花的季节。

那年高考，一大早，我紧张极了，在校园的跑道上慢慢走，远远地看着绒花树上的花朵，它温和平静，无声地绽放，我摘下一朵，慢慢端详，心渐渐安稳下来。长大后走过很多地方，只要看到这样的树，我就会停下来看，仿佛与之相识多年。当然，也是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所热爱并有些依恋的绒花树其实并不是南方的榕树，它有个美好的名字叫“合欢树”，或者“绿化树”。南方的榕树什么样儿呢，它不开那种温柔的花朵，可是，它枝繁叶茂，冠型优雅，有另一种气度。

我看过很多榕树。在福建福清的东关寨，我们围着一棵500年树龄的榕树赞叹不已。它属于小叶榕，平均冠幅在50米以上，是独树成林的景观。它的树根曲曲折折交错生长，虬劲沧桑，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它的根不仅深扎于大地，它的根部本身也成为了植物的土壤。滴水观音在它的根部兀自生长，郁郁葱葱，接天连日，从上至下，完全变成了绿色的王国。

真是绿啊，是各种各样的绿交织在一起，让人想到各种与绿有关的事物，碧水，碧玉，青山绿水，绿草如茵，青枝绿叶……这些绿色如此灵动，象征着生命的动力与源泉。朋友介绍说，就在这棵古榕树旁边还长着各种翠竹和梅树，当地人认为这些植物的共长起名为“青梅竹马”。也难怪阔大交错的树冠上挂着红色的祈福牌了，在这样的美好景致下，惟有许下美好愿望才相配。

坐在古榕旁边的木亭里休息，望着这旺盛生长的大树。它真是遮风挡雨的所在。谁能想到它已经500多岁了？500年依然枝繁叶茂，500年依然绿色盎然。古树历经沧桑而绿色依旧令人感叹。当地人把这一景观命名为：“古榕听涛”。我没有问为何叫古榕听涛，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所谓听涛，听的是时间之涛、岁月之涛、人世之涛。

记得看古榕树是在一个黄昏，走累了在木亭内坐着。远处是夕阳和畲族人民聚居的村寨，脚下是野花开放。久久不想离开。忽然想到陆游有一首诗似乎写过榕树下的歇息。“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我们虽谈不上白发未除豪气在，也谈不上醉吹横笛，但是，坐榕阴的美好却是相似的。所谓古今同慨，莫过于那共在榕阴的瞬间。

在古榕下歇息的片刻，时间已经流逝，却存在了记忆的深处。

有向度有温度的精神坐标和温度计

——从国家级贫困县临潭说文学书写

□高凯

将现实的贫困放在历史视野下审视，是对脱贫攻坚民族大业认识上的最高站位。我的理解是，贫困是人世间的一种寒冷，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它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季节性的。也正因为如此，精准扶贫的现实是：贫困根深蒂固，而扶贫艰苦卓绝。

在新中国，甘肃的贫困和贫困的甘肃具有代表性。山大沟深、偏僻闭塞和交通不便，这些客观的存在几乎成了甘肃贫困的唯一原因。但是，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甘肃贫困的一个历史成因——巨大的历史欠账。其中，既有国家的，又有地方的。因为幅员辽阔、地理战略空间大等原因，甘肃一直是国家战略的试验场和内地得以发展繁荣的地理屏障。

人们可能不知道，在甘肃戴着“苦瘠甲天下”穷帽子的地方不仅仅只有定西。以国家级贫困县临潭为例，今年9月，在《文艺报》推荐之下，受中国作协派遣，我到中国作协的扶贫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采访脱贫攻坚。在历时45天走完了临潭的16个乡镇之后，我看到了现实中残酷的贫困，也发现了历史中贫困的踪迹。临潭的贫困既有地理位置的因素，更大的因素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人为阻碍。明洪武年间，因沐英将军驻守边关而迁移到临潭并落地生根的江淮人，历经明、清和民国，不但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因为国家性质和国力衰竭等原因而使贫困的根子更加沉重，及至后世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在历史视野之下说话，就必须尊重历史。历史都是现实的延续，而现实也在延续历史。2018年底，临潭县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中位居甘南州倒数第一和全省倒数第二，其原因就是临潭政府错过了中国发展的10年黄金期。为此，甘肃省委、甘南州在扶贫攻坚进入关键时刻一次性免掉了临潭县委书记、县长和县扶贫办主要负责人等6个人的职务。这一届政府不作为虽然已经成为临潭历史的一部分，但其给临潭政治生态造成的灾害短期之内却难以消除。自明洪武年间延续至今，曾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万人拔河”就是其间被掐断的。为了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凝聚多民族力量脱贫致富奔小康，当地有关组织年年向县政府打报告恢复拔河，但县政府年年只是研究了再研究，就是不愿也不敢付诸实施，致使一项传承了600年的多民族文化活动中断了10年之久，群众为此怨声载道。一根600年长的绳子被人人为地拔断，无疑是抽了“中国拔河之乡”临潭人一根文化的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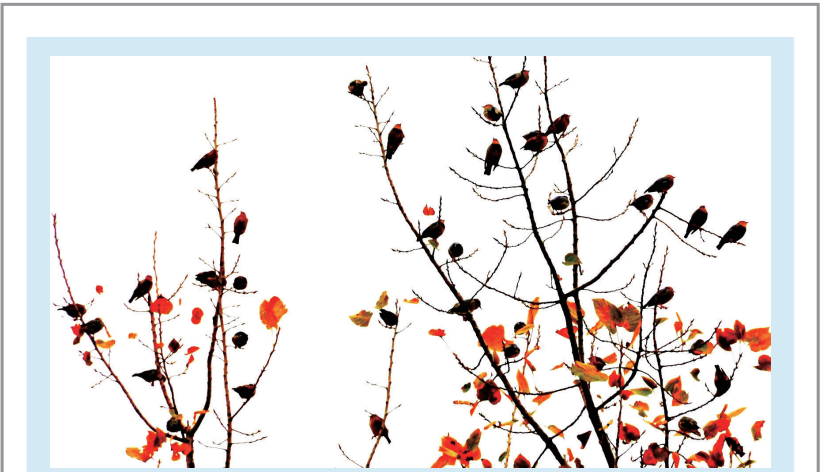
由此观之，临潭如果要摆脱贫困，需要在文化本根上进行扶持，而中国作协的扶贫正是找对了地方，临潭人也是等来了自己该等的人。所以，我很赞赏中国作协在临潭所坚持的扶贫理念：“文化润心，文学助力，扶志扶智”。不进行这种“点穴式扶贫”，各方社会力量在临潭援建的那些美丽的江淮风格的新农村就会成为没有人间烟火气的空壳子。

历史的亏欠必须归还，但怎么归还确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然产物，有富人就会有穷人，彻底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但减轻贫困程度、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却是能做到的事情。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和脱贫攻坚都是国家行动，但在这些国家战略中惟有脱贫攻坚在当下最接近甘肃的民生。国家是国与家的命运共同体，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是国与家的一次深情拥抱，体现着国家温暖和国家行动，彰显着国家情怀和国家力量。一切施政纲领只有变成行动才可能成为施政纲领。比如，“撸起袖子加油干”这句老百姓嘴头上的话，经过总书记一强调，分量就不一样了。

对扶贫的认识深度决定着扶贫的书写高度。精准扶贫以来，我先后深入到甘肃的临夏、陇南、天水、陇东、河西和甘南进行定点扶贫或扶贫采访，对甘肃的贫困现状和扶贫工作有着一个由点到面的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不是自诩而是自信。因为一种文学初心，我的书写一直秉持在场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在陇东，我写下了万字随笔《七月流火走庆阳》；在陇南，有我300余行备受关注的《陇南扶贫笔记》系列组诗；在天水，我又写下了万字随笔《访贫黄帝故里》和一些诗歌。而在这次临潭采访中，发现精神失落是临潭人的心结之后，在动笔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之前，我先写了一首题为《在临潭我就想撸起袖子拔河》的长诗，引起省内外临潭人的共鸣。而在最近，也许是巧合，由临潭县政法委牵头组织的一次“临潭万人拔河”民意问卷调查正在进行之中。由此，我知道了扶贫书写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和姿态。这里我想预告的是，这首诗就是随后我的报告文学的立意，其主标题就是《嗨嗨拔河兮》。

精准地讲述脱贫攻坚中发生的中国故事是作家们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扶贫是一次初心再现，文学是一种良心事业，而与之匹配的直击人心的现实主义文学则代表着一种天地良心。人民如果赐予我们一种“扶贫文学”的话，它应该是一种深于贫困而又高于扶贫的有向度有温度的精神坐标和温度计。

(此文为作者在第四届中国文学博论论坛上发言，有删节)



洞庭雀鸟 任其舜 摄

星河

璩